

弘

簡

錄

弘簡錢卷六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十級逆

安祿山

子慶緒

史思明

子朝義

僕固懷恩

子務

周智光

梁崇義

朱泚

源休姚令言彭偃張光晟田希鑿喬琳張性

陳少游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番無姓氏母阿史德爲現禱於軋崇山番
所謂戰鬪神者旣而娠生時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莖氣者以
爲異誌陽節度張仁愿遣搜虛帳欲盡殺之匿而免遂小字軋
崇山少孤從母嫁突厥將安延偃開元中歸國冒姓名安祿山
軋幹壯偉而皙白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與史思明皆通六恭
語俱爲互市牙郎張守珪爲節度以盜羊見獲將殺之呼曰公

不欲滅兩蕃耶何爲輒殺壯士守珪怪其語釋之與思明俱署捉生將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數十夸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爲偏將以驍勇聞守珪因養爲子奏除平盧兵馬使性巧黠多獲人譽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百計誦媚河北探訪使張利貞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入朝盛言其能轉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復賂黜陟使席豫巧中其愁交口不踰上信其才天寶初升平盧爲軍拜節度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遷日詔三省臺諫長官餞鴻臚亭不數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使進御史大夫仍領平盧封妻段氏夫人適吳契丹殺公主叛邀功肆誕還奏夢先朝英衛求食于臣立祠祀之帝寵益半外陽爲愚憇以蓋其姦令見皇太子問何官語以儲貳謝曰外番但

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又請爲楊貴妃兒。凡拜必先妃後帝。怪問之。答曰。番人先母後父。帝以爲誠。大悅。收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爲兄弟。自是始萌亂天下志。令麾下劉路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初恃上恩。見宰相李林甫不甚壅折。及與語。皆揣知其情。駭以爲神。以後雖盛寒。見之流汗。呼爲十郎。每路谷奏事。還先問十郎有何好言。有輒大喜。否則反手擦牀曰。我死矣。傷人李龜年爲帝言之。以爲笑。樂晚益肥。腹纓及膝。獨於帝前旋舞。乃更如風帝指其腹問。何有。答曰。惟赤心耳。帝爲起第京師。其華侈雖上用不能過。每戒督役中人。番眼孔大毋令笑我。至設饗勤政樓。左命坐。則褻帷以示尊寵。太子諫以自古帷坐非人臣所當得。恐寵待太過。後必驕縱難制。帝曰。祿有異。相特欲厭之。凡見上若此。計天下指日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

北耶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
奚突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數百習騎射畜單于護
貞犬馬三萬牛羊五萬謀逆十餘年凡降蕃獫皆接以恩釋俘
囚爲戰士有不服者用威脅制所得士躬自慰撫給湯沐衣服
飲食故蕃夸情僞悉得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引張通儒李廷
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從事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
最拔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
珣向潤客高逸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
能元皓田承嗣田乾貞皆自行伍奏署大將滑遣買人行諸道
貨殖歲輸財百萬及市錦綵朱紫服預爲叛費月進犂牛橐駝
鷹犬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至人不聊生又欲以邊功悅帝給至
諸番開宴設樂置毒于酒伺酣斬首前後數千誣爲番馘獻之

閣下賜以鐵券封柳城郡公。贈延俱。范陽大都督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帝幸望春宮以待。又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曰帝特罷擊毬會。命宰相皆赴獵于苑中。馳賜禽獲。許于上谷郡。置五鎰鑄錢。又求領河東節度使。封東平郡王。旣兼制三道。意益侈。子慶宗爲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六萬討契丹。出奚兵二千。鄉導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貞河。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大將阿思德言。土方疲。宜少息。祿山怒。欲斬。以令軍。及戰。敵彘牙注矢邀取之。思德貌類祿山。誼言已獲。奚聞遂叛。反兵夾攻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走墮山谷中。慶緒孝哲拔出之。部將史定方盛戰得脫。自此不得志。復悉兵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

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自此兵雄天下愈益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其反帝不信與國忠疑隙已深請追還朝以驗已言祿山揣得其謀馳入謁帝意遂安自後所陳不納十三載朝華清宮泣訴臣蕃人不識文字聖恩擢臣不次國忠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還日帝御望春亭以餞仍斥御服賜之又請兼閑廐隴右羣牧等使因盡擇良馬納之范陽明年國忠謀授以同平章事名還朝制未下帝遣中官輔璆琳賜以大柑因察之得其厚賂還言無他帝遂不名未幾事洩託以他罪殺璆琳帝心始疑祿山懼朝廷圖已使者再至稱疾不出嚴兵以衛後見黜陟使裴士淹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還不敢言會帝手詔慶宗娶宗室女令親入觀禮祿山辭疾甚固欲襲京師獻馬

三千匹車三百乘從者倍之河南尹達吳珣極論止之冬十一月起兵范陽託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勣張通儒通晤為腹心先三日置酒會大將入賜金帛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率步兵十五萬如素所歷從牙門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晦守平涼高秀巖守大同張獻誠守定州有老人叩馬諫使嚴莊好諭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殲三族越七日書聞中外失色帝下詔切責許以自歸答書慢甚遣高勣滅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尹揚光翊殺之邈最有謀首勸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尋悔之憂見顏色既而曰史思明可當之何千年又勸令秀巖以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歸仁通儒道雲中取太原圍弩手入蒲關以動關中而

自將兵五萬渡河取洛使希德賈循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皆弗用時兵暴起所在吏發鎧仗皆朽鈍持挺弗能鬪悉棄城遁或自殺就禽不絕禁衛復皆市井不能投甲彎弓乃發左藏緡帛大募兵拜封常清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朔方節度關內度支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太原尹張介然汴州刺史程千里潞州長史榮王爲元帥副以高仙芝各馳驛討賊祿山渡河初陷靈昌郡下陳留郡守郭納降至榮陽次魏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殺數百人流矢及輿乃不敢前更取谷南以過守瑜矢盡死於河抵河陽橋斷伐木而渡敗封常清入東都降達奚珣仙芝聞敗棄陝走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使崔乾祐守陝臨汝太守韋斌降遂兼有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并陝臨汝數郡又見東京宮闕尊雄銳情僭

號故兵久不西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
太守李隨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及張巡賈贛相繼
起兵乃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朔僧稱雄武皇帝國號燕立年
聖武僞封慶緒晉王慶和鄭王僞授奚珣左相通儒右相尚中
書侍郎莊御史大夫餘各有差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安思義
降又拔博陵惟棄城九門二縣爲賊守思明立節希德圍饒陽
盧全誠拒守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子儀自雲中引兵
二將合謀敗思明於九門遂奔于趙立節死希德奔鉅鹿自鼓
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還圍博陵軍恆陽希德請兵祿山
以二萬騎涉漳沱河入博陵牛廷玠亦發馮滬等兵萬人來助
思明益彊光弼敗之于嘉山收河北十三郡河南諸郡及潼關
皆嚴兵守祿山懼欲還范陽名嚴莊高尚責之田乾貞勸以佐

命元勳不可遽絕今吾擁衆數萬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復
名二人慰安之道孫希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潼關失守天子
遽出駐兵十日乃西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通儒守
東京乾真尹京兆守忠屯苑中士人聞亂皆逃入山谷東西絡
驛二百里宮嬪散匪將相諸第委寶貨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
能盡又剽左藏大盈等庫百司帑藏餘皆火之祿山至無所得
大怒索民間貨產株根勾剝百姓愈騷又怒慶宗死取帝近屬
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殺以臨祭羣臣從
者誅滅其宗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因嚴莊
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一如晉敬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
師前後反覆城邑爲墟以皆慄悍無遠謀日嗜酒色財利故車
駕安以入蜀無進躡之患帳下李猪兒本降豎自宮幼事左右

謹甚。恆親信之。賊每易衣。左右共舉。猶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賊老愈肥。目忽青盲。兼患疽。尤加急躁。侍者無罪。盡死。猶兒苦之。雖莊亦遭笞辱。蓄怨日深。慶緒又患段夫人愛慶。恩欲立之。三人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夜。莊慶緒持兵扃門。猶兒入帳下。以刀斫其腹。卽時腸潰而死。年五十。葬以氈。屬埋。牀下。秘不發。喪僞立慶緒爲太子。矯稱傳位。假尊爲太上皇。年號。載初。慶緒旣襲。僞位。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通儒守忠等屯長安。思明領范陽。玠屯安陽。志忠戍井陘。趙儼等兵十餘萬。皆奚類。素畏回紇。時元帥廣平王諸將。嗣業子儀。思禮。合回紇葉護兵擊之。守忠等大敗。通儒棄妻子奔陝。王師旣入。長安僕固懷恩引兵前驅。與王同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子奇亦悉衆偕至。并力營陝西。次于曲沃。回紇先傍南山設

伏按軍北屯以待大戰新店六過輒北王師逐之賊張兩翼來
乘王師亂嗣業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縹擊其背賊驚遂潰王師
復振合攻之殺掠無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藉滿壑鎧仗
狼籍自陝屬于洛莊與慶緒守忠通儒等收殘軍走鄆遂入東
都時陳留殺尹子奇以降莊妻薛氏見王願得一信王與子儀
謀莊若至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賜莊鐵券莊來降驛送京師肅
宗赦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衆三萬各奔愷趙范陽其從
慶緒者纔殘卒千餘會希德自上黨承嗣自潁川令珣自南陽
各以衆來又募邢衛洺魏兵衆六萬賊復振改相州爲成安府
太守爲尹年換天和僞除高尚平洌爲相乾祐孝哲延玠爲將
承慶封獻城郡王守忠左威衛阿史那從禮左羽林皆大將軍
然部黨益攜解僞淄青節度能元皓德州刺史王曠貝州宇文

寬皆背賊歸順慶緒設壇載書與盟咸不能止有詔以承慶等
十餘人密送欵拜爲太保封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
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希德德州李廷訓邢州符敬超洛
州任瓊明州獨孤允陳州楊口休洋州皆刺史楊宗左諭德薛
榮光岐陽令慶緒惟治宮室觀榭始治汎樓船爲水嬉長夜歡
飲通儒孝哲爭權凡有建白衆共曾沮希德素得士性剛狷謀
殺慶緒通儒以他事斬之舉軍恨歎皆亡去復拜乾祐天下兵
馬使權震中外悞悍少恩士多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于
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慶緒遣乾祐將上軍
雄俊王福德佐之旣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遂獲慶
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蹶賊戰愁思罔賊復敗自是銳兵皆盡
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

三千壁澄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濟隍三周決安陽木灌
城城中糧盡易口以食肩松飼馬人欲降不得更以太清代乾
祐將時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歲
緒急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還書約爲兄弟慶緒大悅王
師不利九節度奔還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餘餉十餘萬石召
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不從通儒尚洸請自往謝思明邀處
緒至軍歎血盟遂以五百騎往再拜伏地謝臣不克負荷樂兩
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思明歸以殺父大
逆顧左右牽出斬之周萬志諫以故常爲君宜賜死乃并四弟
咸綏之誅孝哲乾祐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凡父子俱
位三年而滅初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免者
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史思明寧夸州突厥種初名寧于玄宗賜今名非姿瘴露焉有
偃背厥目側鼻海鬚髮性急躁狡猾與祿山同生先共一日少
賤人多易之大姦辛氏女窺見欲嫁之宗屬不可女固請歸思
明生男子多自負且貴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載
頃之負官錢無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獲紿曰我使人也送
至王所不拜曰禮天子使見小國君不下拜王怒然疑為真授
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奚有部將瑣高名聞中國思欲擒以
贖罪詠王曰從我者多無足與兄天子惟瑣高材能可與至中
國王命將帳下三百與俱至平盧遣人語戍將曰奚兵數百外
稱入朝內實為盜請備之乃潛師迎衛殺所從衆囚高以獻張
守珪奇其功表為折衝天寶初累至將軍知平盧事入奏帝賜
坐與語奇之問年四十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

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兵敗逃山中時祿山走師州思明哀散卒追見祿山喜會契丹來攻復使思明擊走之表爲平盧都知兵馬使反時略定河北時河間李奐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兵入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所敗暉子杞死之會光弼收常山思明解饒陽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子儀合兵凡再戰皆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名二將引還光弼使王備守常山賊尾追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常山備欲降諸將救之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登城伏起思命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橐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圍之五日入城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

北風號勁士鼓之不進遂敗琳被執引衆攻城與亦被擒汝景
坡瞻赴河死招樂安降之攻平原未至郡已棄破清河執太守
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刺史烏承恩降母妻及子先已被執
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縊死時河北悉爲賊有生人
貨產掃地壯者齎負老嬰則殺之始思明麾下騎纔二千同羅
步曳落河止三千旣數勝又縱兵所向雖剽淫奪妻女以是最
強乃僞署范陽節度使信然有吞噬江漢之心令尹子奇以精
卒五萬渡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子奇還救遂不
克至德二載與希德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光弼使部將張奉
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改服始爲賊使得還
時光弼固守十月不能拔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爲川郡
王賊陷兩京常以橐駝載內府珍寶貯范陽積如丘阜思明欲

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士三萬北歸降于思明慶緒知其
賊已使承慶守忠立節往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
說動思明乘間言方祿山疆盛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所嫌
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之風公誠遣价輸誠必無不納
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善之承慶等以五千騎至思明介而
勞之迎語曰邊士聞公等來不勝其喜然素憚使者咸不能自
安請弛弓以入卽從承慶等飲收其兵仗給貲以遣特斬守忠
立節以徇光弼聞之使人來招思明遣牙將金如意奉十三郡
籍兵八萬與僞河東節度高秀巖咸歸于朝詔封思明歸義郡
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並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亦官其
子如岳等前此烏承恩已歸國遣與中人李思敬慰撫起討殘
賊思明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嵩恆州刺史招趙州陸濟使降

清振甲登樓射殺數人玉軍僞北朝清下卽執之與母辛俱死
通備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
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賀懼擁兵自守五日
玉收走武清朝義使人招至東都凡番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
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
大臣然無經濟才略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諸將皆厭
山舊臣與思明故行輩私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
雍王統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次洛陽下懷州部伍嚴
整賊有懼色朝義師亦十萬拒于橫水大敗俘賊六萬委牛馬
器甲無算遂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張獻誠不納自漢北趨
幽州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轉至漳水無舟詣
將勅降朝義不從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輜重伏兵以待

既戰復卻。王師逐之。爭取貨寶。賊引奇兵繞出發伏。王師復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追兵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入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說以不如身將。馳銳奔。還幽州。因懷仙。悉兵還。戰勝可萬全。朝義然之。率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手令承嗣堅守莫城。托以閫門。母子百口。承嗣頓首聽命。旋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冢焚廬。掠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所隸。齊姜宋子。爲我妾侍。今天降監。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能常。轉危卽安。在於旦日。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走矣。何不追之。勗未信。引其母妻孺子詣壘門。方往追。攝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旣歸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告以饑乏。饋之于野。飯畢。麾下稍稍辭去。乃流涕罵承嗣曰。老

奴誤我東走廣陽又不受謀奔兩蕃其年三月懷仙招回至平
州石城縣温泉柵窮蹙益死名故將收其屍改服哭之偽趙州
刺史盧俶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份等各舉地以歸思呼父子
僭號凡四年滅

僕固懷恩本回鶻僕骨部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衛大將
軍特進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鬪部分謹嚴有統馭
材兼達諸蕃情委以心腹祿山反從郭子儀破高秀巖于雲中
敗薛忠義于背凌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其男下馬邑又從李
光弼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功成居多召同赴靈武遇同羅
部落背祿山北掠朔方奉子儀命迎擊其子玢戰敗降敵尋自
拔歸拔泥斬之將士激發遂破同羅收其器械駝馬肅宗假蕃
兵以張形勢遣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兵結好可汗聽命遣

首領相隨入朝。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偽將崔乾祐。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率眾來援。苦戰二日，懷恩敗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鬣以渡。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整其餘眾。會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與王昇、陳昶、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走。後戰清澗，不利。引還鳳翔，俄遣領回紇葉護、南蠻大食兵從廣平王戰香積寺北，破賊伏兵。匹馬不歸。會日暮，懷恩見賊氣沮，必棄城走。前騎二百往追，縛取歸仁等四將。王以戰疲，且休息，追明而後圍之。往反四五，越明謀至。果皆逃遁。眾服其略。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充節度副使，封豐國公，實戶二百。乾元元年，又從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

州戰愁思。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副節度使。封大寧郡王。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上將必面詬之。其麾下又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寵。多爲不法。子儀寬厚。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及光弼代後。持法嚴肅。稍不貸下。心頗憚之。故常不叶。從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瑣。王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男瑒亦善鬪。爲開府儀同。從將兵深入賊。憚其勇。號爲猛將。太清妻有色。劫致于幕。以卒環守。光弼命歸之。不聽。馳騎趣之。射殺七卒。奪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耶。光弼心已銜之。及從戰。卽山不用令。以致覆師。光弼欲誅之。肅宗以功高。名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卽位。還其舊官。仍副子儀。其女嫁回紇。登里可

汗上遣中官劉清潭往請兵登里已爲史朝義所誘傾國入塞關中大震帝使殿中監藥子昂馳勞之遇於忻州可汗請與懷恩及其母相見懷恩遂嫌不往上因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見於太原可汗大悅許助討朝義進兵汾晉俟于陝州十月詔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州合諸道節度齊進仍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師至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于西原廣張旗幟命驍騎及回紇傍南山出繚賊舉旗內應表裏夾擊一鼓而拔殺賊數萬朝義來救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殊死決戰短兵旣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朝恩令射生五百下馬攢矢注射賊多死陣亦如初馬蹏怒拔旗突入萬衆披靡大軍乘以進朝義大

敗斬首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降三萬二千轉戰石榴園老
君廟賊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進收
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示制釋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侁等悉
皆安堵懷恩留可汗營於河陽使子右廂兵馬使瑒北庭兵馬
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乘勝逐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于鄭州
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
朝義于衛州賊將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衆四萬據河來戰
瑒濟師登岸薄之其黨悉奔長驅至樂昌縣東朝義復率魏州
兵馬來拒又敗走於是賊徒震駭達盧等相繼皆降至貝州與
僞將薛忠義拒戰臨濟賊氣盛瑒勒兵以挫其鋒令高彥崇渾
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伺賊半渡合擊走之適回紇又至官
軍益振瑒乃卷甲馳之大戰下博縣賊崩潰隨與薛兼訓郝庭

王辛雲京皆會莫城賊頻出挑戰又敗之殺偽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瑒與彥崇希逸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朔義瑒頓兵幽州分兵追躡河北平與諸將班師論功拜懷恩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加實封四百通前一千戶明年春又加太子少師增封戶五百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一百戶彥崇太子賓客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二百三人俱賜莊宅併子五品官詔護可汗還蕃往來皆過太原辛雲京內忌又疑可汗是其子皆懼爲所襲閉關不敢寫軍懷恩怒表列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守祁州李懷光拒晉州張如岳據沁州而以高暉等自隨上以雲京有功下詔和解會中官駱奉先使太原雲京厚結之奉先四至懷恩所升

堂拜母責以鬻與我兒約爲兄弟今何自又親雲京奉先達告
發適明日端午固請留命左右藏其馬奉先中夕謂從者曰向
者責吾今收吾馬是將害我遂踰垣而走還奏懷恩與可汗約
反狀已露廣德改元册拜太保仍與二子各三四品官弁階又
加封戶五百賜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使一子五品官賞
封百戶賜鐵券父子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因過潞李抱玉
贈以幣馬懷恩答絹二千匹俄抱玉表聞以爲私有所結懷恩
性穢戾恨此三人媒孽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言詞慢狠
帝一不爲懷欲伺悔過推心以待又恐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逾
慶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因宣聖恩
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曰公以讒言交構有
功高不賞之懼况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事

乎懷恩然之明日以懼死爲辭許從一子宿衛志誠又固止之
遵慶獨還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場大敗進圍榆次
朝廷患之乃拜顏真卿刑部尚書使往先慰真卿曰臣往請行
名懷恩時也今事無益矣上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於陝臣責
以春秋之義敢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其辭順今
戎寇已去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
何口今言懷恩反者獨雲京抱王奉先朝恩四人耳自餘朝臣
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素結其心陛下何不
令子儀代之諭以禍福必相率而歸矣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兵
馬使張惟岳四人斬僕固瑒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
我戒汝勿忘國家訓汝不淺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
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

曲三百北渡河趣靈武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
輦歸其母京師厚卹之月餘以壽終又下詔遙授太保懷恩固
惡不悔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自爲鄉導進掠涇邠入侵奉天永
泰元年誘合諸蕃二十萬逼醴泉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
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盤屋趣鳳翔京師震駭下詔
親征懷恩傾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病甚還死靈
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王不能定衆相繼皆死范
志誠統其軍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又大雨賊不得進相持二十
餘日吐蕃聞已死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貳莫適先進因大掠居
人焚廬舍驅男女而去回紇詣子儀降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
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拒命三年帝數隱忍
下詔未嘗聲其反言爲左右所誤死之日猶爲惻然俄而從子

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又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以嫁回
紇

周智光起家裨將魚朝恩與相昵欵數稱薦之累遷同華節度
使懷恩再引吐蕃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駝馬軍資萬
計逐北至邠州素與杜冕仇嫌入殺刺史張麟弁前刺史龐充
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城因陝州監軍張志斌入
奏責智光不爲禮智光怒曰僕固

五反者禍皆鼠輩弄威

福以趣之我本無貳心今爲爾逼遂叱左右斬志斌朝廷詔徵
懼罪不赴更遣冕使梁州避警冀其來降不聽聚不逞數萬恣
剽掠以甘其欲饗帳下劫淮南崔圓貢物萬餘凡天下貢奉輸
漕者悉留之士沿調當西懼呵詰間道走同州遣部將捕斬之
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恚以吾有

大功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要加陝號商鄜坊五州因歷詆大臣言諸子元耀元幹皆萬人敵彎弓二百斤挾天子令諸侯非余而誰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遺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禱賽帝令郭子儀密圖因同華路閉詔書不題名子儀壻趙縱受口詔遣家僮問道聲言子儀率兵往討未行衆皆攜貳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率兵討之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貶智光澧州刺史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所殺并斬二子首來獻梟于市判官邵貞別將蔣羅漢並伏誅

梁崇義長安人力能舒鉤業槩量於市應募爲羽林射生出事襄陽來瑱悅其沈默寡言奏爲裨將瑱入朝令戍南陽被誅勒還衆推爲長因殺同輩李昭薛南陽總其軍脅制朝廷以求旌

節代宗以襄州荐履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因授節度使歷御史中丞大夫檢校尚書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結據襄漢七州帶甲一萬根牙榮固未嘗入覲然於羣凶鬪獨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其地跨據要衝數聞王命人知教義每折節遇士數諷入朝輒曰來公有大功畏闕豈讒遂遑巡至上新立果見誅滅矧吾時久釁多若何欲見上乎德宗立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飾軍旅有男子郭昔告之上欲示以恩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舟嘗奉使諭涇州劉文喜被帳下斬四方皆傳舟能覆軍殺將故反側多惡之舟至勸令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悅明年遣使慰撫諸道舟復當往崇義上言軍中疑懼不肯納請易他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質僚諫者多死時方鎮疑阻者多朝廷益務安妥乃加河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其妻子賜鐵券擢其將蘭皋爲鄧州刺史遣御
史張著責手詔名之崇義愈恐使卒持滿乃受命果奉詔不敢
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拒命帝遣希烈率諸道兵進討
先攻江陵欲通黔慎敗於四望還保襄鄧殺臨漢屯兵千餘希
烈怒引兵循漢而上與崇義將程崇暉杜少誠戰于蠻水破之
復勝于涑口二將遂降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守陴者
皆出崇義閉阻不聽乃與妻子俱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入誅
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三千人後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從
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使旌節有詔誅之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祖思明太子洗馬父懷珪
天寶初事范陽節度裴寬爲衙前投折衝將軍累爲祿山思明
兵將李懷仙奏授薊州刺史累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泚少從

軍軀幹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不能過人外若寬和中頗殘
忍能傾財好施每征戰所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爲衆
所推得濟其兇謀初隸懷仙爲十將改經略副使主衙內兵管
于城北希彩被殺倉卒未有所從潛使人於衆中倡言非城北
朱副使莫可衆胎愕因共推泚代宗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中丞兩州盧龍節度留後俄兼御史大夫充節度使大曆九
年就加檢校戶部尚書封懷寧郡王賜實封百戶率先表請自
領步騎三千入覲詔修甲第以待及至引見內殿賜御馬二戰
馬十并金綵賚賞將士宴犒甚盛願留西征吐蕃令統汴宋淄
青防秋兵馬十一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奉天行營復賜
金綵弓箭以寵之十二年檢校司空進王遂寧移隴右節度權
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增實

封至三百戶建中元年復加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討平
劉文喜拜中書令還鎮鳳翔二年加太尉濞叛陰使人賫蠟書
計議河東馬燧搜獲帝召示之泚惶懼請死上曰千里不同謀
疑非卿過卽以張鎰代之留泚京師加實封至千戶與一子正
員官李希烈阿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姚令言督鎮兵五千入
援士皆攜子弟而來過闕下望厚賞無有京尹王刼供億又泚
衆怒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將以死敵而食尚不飽安能持身
蹈白刃耶聞瓊林大盈寶貨如山今不取何往行次漶水而還
帝聞命中人往諭人賜二縑士愈悖射之時令言尚留禁中問
兵事聞變馳至長樂坂兵劫以西入通化門殺使者令言不能
戢街市居民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質汝櫃錢
矣突入含元殿大譟天子已出可共取富貴進掠宜春苑入內

府盜資寶終夜不絕分剽居人衆方無所屬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權廢居倡謀迎之令言率百騎先往泚僞讓不答因留飲以觀衆心至夜數百騎復往知非似意乃擁徒向闕燭炬羅列萬衆聚觀直入含元殿總六軍下今日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動乘輿百官三口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巡令有誅明日徙居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來謁咸勸以奉迎車駕泚顧望愕然源休首導以不臣語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會鳳翔將張延芝涇原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由襄城來自謂天人合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庭士庶傳言立親王監國競往觀之泚乃僭卽僞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行列纔十餘道太常卿樊系爲冊既成仰

藥而死。彭偃草偽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偽署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鍊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尤晟誠諫仇敬忠崔宣張寶何瑩之杜如江等並偽節度使立兄子遂爲太子賊將李日月銳其燒陵廟鹵簿御物自謂無前德宗使高重傑屯梁山備禦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葬用三品禮下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日當平。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日月方追擊。瑊兵遇伏射殺之。泚悵悵其母不哭。罵曰。奚奴負天子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以令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改蔣鍊門下侍郎李子平諫議大夫泚軍合

于城下復爲城與韓游瓊等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大修
攻具毀廬室爲百尺樓車下規城中會杜希全兵敗賊益張適
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路應戰思子陵西賊
三敗次東渭橋出遊弈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劬請救泚乃急
攻城驅民填壘造雲梁將傅堞守者震駭賊使侯仲莊韓澄穴
地道梁陷縱火焚之皇太子督城中兵出戰賊大敗然自負其
衆築長圍以百券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帝益急名羣臣
謀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
曰願守死無貳帝爲太息城圍三旬有六食且盡以蘆秣馬大
官祗糲米二斛俄李懷光兵五萬敗于魯店入戰城下自辰至
昏賊潰帝臨觀傳詔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
引去走至京僞使人喧言奉天已破百姓號泣市無留人令言

方治攻具每坊團結人心大恐及退奉天父老爭上壺餐餅餌
劔南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始至因大賜軍中詔殿中
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
中官朱重暉以同鄉最親近泚呼爲兄謀執士大夫家以招致
不來者僇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僇其妻子是絕嚮
化意乃止會窮冬大雨欲饑災沴鴆殺重暉以王禮葬之明年
泚以本封遂寧漢地更號漢改元天皇或言王師欲潛壞京城
四隅垣以入泚聞輒恐懼令百步建一樓侯望非常每夜金吾
布士於衛吏儲五炬防守祠房廟廬皆帷甲戒以軍來四面出
擊太倉糧竭督吏索寺觀餘米鞭朴流離士卒寢饑或請停行
在神策六軍及哥舒曜李晟家兵廩不許曰士在外弱惟絕食
則死豈吾心哉令京兆厚敘居人設若有急籍中公侯三千

族之貲足矣或請毀唐九廟諸陵泚曰朕嘗北而事唐寧忍此
又請官多缺員人不樂受可脅以兵使不得辭復謂疆投則人
懼但欲仕者與之李希倩常謁泚言光晟與懷光對壘可乘機
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壯輕則取敗將焉用之請斬光晟泚
言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事君不見
信願乞要領贈馬與錦送令東歸慙而復留官軍壞龍首香積
二場城中水絕役人夫復治之東與王師戰于柘水大敗奔還
闔門以待識者知其無能爲矣涇原軍驕不可制泚方宿未央
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又禁居人夜行及會聚飲食上
下惶恐所用惟盧龍神策圍練兵而已屢欲出走術家爭言陛
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始據以自安李子平請修攻
具以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甚嚴人不堪苦會

懷光有貳心與泚連和帝移駕幸梁自此衣冠藏匿者知帝益
西又二叛膠固謂亂且成遽出受偽官者十八始泚多由金兄
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鄰徐下偽詔待以臣禮督兵入衛懷
光慙見欺引軍遁歸河中李晟等累敗泚衆於城東會泚使韓
旻宋歸朝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及論莽羅又擊破之於武亭
川斬計萬級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擒斬之時諸將齊
進晟薄光泰門敗廷芝希倩咸棄門哭保白華光晟竄來送欵
晟納之居三日分道大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伉所禽令言
廷芝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光晟勸令亟出泚挾令言廷
芝休及子平朱遂咸引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在途
失道問野人曰朱太尉耶休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
安所亡去不答至涇州田希鑿拒之泚日子之節吾所授奈何

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此舉軍哭涇人望子弟
在軍中亦哭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前殺馮河清必不免何如
開門納朱公與共成大事希鑿陰可廷芬追報泚悅使却往涇
州廷芬請授已平章事以行泚不許乃不復入泚率范陽餘兵
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
保彭原西城廷芬與腹心將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左右韓曼
薛綸高幽南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年
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歸朝送與元皆斬首泚塔
金吾將軍馬悅走党項乃戮重曜尸與希偁等皆以次族誅惟
季日月母得貸源休相州人京兆尹光輿之子少有幹局累
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虞部員外主客郎中遷給事中爲京
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奏爲光祿卿休懷怨

恨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特甚於
泚與喬琳蔣鎮姻戚俱脅辱之殺宗室于孫幾盡每王師不利
喜見眉宇圍奉天日顧令言曰若論功業我視蕭何子當曹參
可矣卽收歸籍貯庠庫人皆竊笑謂火迫鄴侯云 令言河中

人始應募隸馬璘府孟聯表其謹肅任大將遂爲節度使旣挾
泚亂頗盡力 彭偃少負俊才銳于進取爲時相所抑大曆時

任都官員外郎鬱鬱不懌亂時匿田家山之辭令諄慢一出其
手 李晟愛張光晟才丐其死置軍中脉元光怒曰吾不能與
反逆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又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
吐蕃寇涇州希鑿以晟巡邊來謁方置酒未行晟引責一卒斬
之顧田郎曰卿不得無罪縊之幕中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

學以文辭稱登進士歷武成興平二尉表郭子儀朔方掌書記

轉南郭令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尚寬簡入爲駕部郎中大
理少卿國子祭酒素善張涉性本誕蕩無禮檢盛稱識度材畧
堪備大用德宗卽位與涉同居翰林大小之事一以咨之遷右
散騎常侍親重無比俄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高
耳疾每進對失次任僅八旬罷爲工部尚書從幸奉天轉吏部
尚書遷太子少師幸梁州次于整屋詭言馬不進止仙遊寺祝
髮爲僧泚聞遣騎追取入城僞署尚書令衣以朝服不辭伏誅
時年已七十涉蒲州人家世儒者少依國學爲諸生講說遷博
士亦能爲文因受賊事露放歸田里卒

陳少遊博州人祖儼安西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少遊幼
聰辨習莊列老子補崇玄館學士衆推爲都講攝齊昇坐音韻
清亮觀者屬目所引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大學士陳希烈亟

歎賞之遇以同宗甚厚擢弟補滄州南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
河東王思禮奏爲節度判官累大理司直監察御史竇應初入
朝授侍御史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糧料使檢校郎官始
此明年僕固懷恩奏爲河北判官轉兵部郎中歷刺晉鄭二州
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多任智數好行小惠厚斂財貨以結權
倖其文雅清修之士視之蔑如無何頻擢李抱玉澤潞副使兼
御史中丞移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又爲抱玉隴右行軍司
馬拜檢校左庶子復授桂管觀察使不樂嶺徼厚結中官董秀
駱奉先劉清潭宰相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宜欽池歷
浙東兼御史大夫大曆八年遷淮南節度使加銀青階封潁川
縣子十餘年來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能悉心綏緝羣吏任
職人亦獲安建中初朝廷多事創意奏請增本道兩稅錢每千

三百鹽每斛百文自此諸道並增後載以過見疑亦稍疎之載
子伯和貶揚州外與之結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
忠待之益厚德宗卽位宰相關播盧杞復與之善累加檢校禮
兵二部尚書李納反命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進
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及駕幸奉天
少遊意賊據京師未卽收復以計脅取兩稅使包佶所總錢帛
約入百萬貫使判官崔頰就索納給文曆佶答以須承勅旨頰
不聽又奪高越元甫所將守禦兵三千佶蠟表以聞帝以禍難
煽結未能遠制漫言少遊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少遊
聞之安意無疑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使參
謀溫述送欵尋令濠壽舒盧悉罷戰壘韜戈卷甲待候指揮又
遣巡官起詵於鄆州結李納及希烈潛號遣將楊豐齋僞救賜

少游行至壽州爲張建封邏者所得對揚州判官許子瑞廷責
斬之希烈平得其僞順表意遂自慚懼發疾數日卒年六十一
贈太尉

弘明錄卷六十八終

弘明錄

卷六十八

三

疾逆唐

弘簡錄卷六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十一 牧逆

李希烈 李懷光 龐勛

黃巢 王仙芝尚讓

秦宗權 高駢 梁績呂用之
畢師鐸秦彥

朱玫 王行瑜

李茂貞 子崇璣 韓建 李巨川

李希烈遼西人父大定籍平盧軍希烈素善騎射多材勇從李忠臣浮海及戰河北有勞歷淮西汴州偏裨至將軍試光祿卿殿中監左廂都虞候加開府階及忠臣被逐代宗詔忻王遣領淮西節度李勉兼領汴帥希烈專留後事德宗加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反

拜都統兼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封南平郡王同諸鎮破賊自負
功多欲專其地不許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寶封戶五百
討李納復進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率衆三萬次許州不進
計其路當出陳留李勉治梁除道以須希烈遣李荏與納潛通
假道于汴陰圍襲取勉嚴備以守希烈輒罵去自此志意驕
縱遣使連和朱滔田悅等同建僞號自稱建興王兼天下兵馬
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詔諸節度兵犄角攻討唐
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乘勢進取之執李元平
東都大震士皆走入河陽峭澗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
進帝聽盧杞計詔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哥舒曜討之希烈見
真卿桀傲不臣嘗侮朝政卽北侵汴南略鄂遣董待名韓霜露
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江西節度嗣曹王臯

擊拔蕪黃敗李長韓霜露於白巖走之帝以汝州武關爲希烈所梗使陝虢姚勗別治上津道設館以通南方貢貨及驩復取汝州希烈懼還蔡上表歸罪周曾呂從貢康琳皆殺之求赦上不許詔懸購賞格四品以上斬希烈首者卽代其官五品以下封戶四百民賜復三年帝從白志貞謀遣神策將劉德信將子弟兵屯陽翟爲賊所破荆南張伯儀舉軍覆沒招討李勉頗戰不利驩屯襄城賊衆三萬圍之會涇卒亂城同日陷驩奔東都希烈資慘害曾人盡死力運土木填溝壑稍不中程生納壘中臨戰血流滿前飲食自若乘勝進陷汴州勉亦奔宋入城僭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鷟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資爲侍中孫廣中書令分其地建四節度改汴州爲大梁府署李清虛爲尹柴石作壘轉窺江淮攻陷襄邑守將高翼死之劉洽

出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引還麾下栢少清攬轡請
留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車亘七十里洽將高彥
昭劉昌固守賊使妖人祈風焚戰棚坎堞將登彥昭按劍乘陣
士感奮風亦反昌見賊勢衆欲退宋以驕賊然後出精銳捍不
意度功可成彥昭不從乃登城誓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
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心方定傷殘者多有如棄去則
內死外亡吾衆盡矣士皆泣拜曰公在是誰敢去復擊牛犒士
死戰斬首三千級洽聞之喜曰有將如此吾何憂選兵八百夜
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奮出大敗之取賊旃斬首萬計追至襄邑
收貨糧而還洽表彥昭功拜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賊旣沮
御適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乃懼還汴遣崇暉以
精兵襲陳復爲洽敗執之俘衆三萬進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

張伯元呂子巖李達于希烈遁歸蔡鄭州將孫液來降卽拜本
州刺史貞元二年復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生擒之時李臯
建封曲環李澄四略其地勢日覺迫氣不敢播至三月因啖牛
肉有疾親將陳仙奇陰令醫陳仙甫毒之始希烈入汴時疆取
戶曹參軍寶良女爲妾女有智識其家悲戚止曰我能滅賊慎
無戚至卽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仙奇起於行間性忠勇果
敢希烈信之妻亦寶姓與女結爲姊妹希烈旣死祕不發喪其
子欲悉殺諸將自立未決適有獻含桃者因藏蠟書中以遺仙
奇妻達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等率兵入盡斬妻子兄弟一十
七人兩首京師命梟於市卽拜仙奇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三
年俄爲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寶氏亦死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功

賜國姓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武藝壯悍性復陰鷲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郭子儀信任之委以綱紀上元中遷試太僕太常二卿主右衛兵積功至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戶大曆六年兼御史中丞至大夫皆任朔方軍都虞候號爲得理軍中畏服母喪起復兼邠寧慶都將子儀分所部兵授檢校刑部尚書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以懷光兼領涇原因挾私怨殺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涇軍畏懼劉文喜遂據城叛奉詔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遷檢校左僕射兼朔方靈鹽節度使加實封百戶仍領邠寧會馬燧李抱貞討田悅未克朱滔王武俊連兵救之詔領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勇而無謀至魏未及營與

活等連殿候山大爲所敗。楚尋退屯魏縣。獨與滔等相持不戰。帝待奉天遣使馳告。乃率軍奔命。方雨沛。奮厲軍士。倍道自蒲津渡河。敗泚軍於醴泉。前期遣裨將張韶問道。費蠟裘踰壘向城。呼曰。我朔方使也。纜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大喜。人心稍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增戶二百。俄又敗賊於魯店北。圍解。加中書令。充副元帥。召入朝。懷光爲人疏。而懷在道。數誦言宰相姦佞。謀乖戾。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亂。皆由此。吾見上必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以告盧杞。杞卽說帝。口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使席勝可一舉滅賊。如今入朝。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信之。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千里赴難。爲姦臣隔越。咫尺不得見上。恚恨而去。屯于咸陽。會賊大至。李晟說以賊保官

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此天以賜公邀與薄戰辭曰吾馬未
秣士未飯姑養吾勇以待晨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祀等
罪惡帝爲貶祀與贊志貞又勅上所親信中人翟文秀亦殺之
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進軍以伺釁爲解
會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
信今制書不著懷光未敢前帝乃命陸贄往議懷光陳三不可
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貴其不焚燕今其來必肆宿
志二彼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同漢士邀我厚賞何以待之
三蕃人雖來例不先進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
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卒不肯署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
券懷光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之于
地都將張名振切諫曰安史僕固可爲永鑿無資忠義士立功

取賞不納。使左右拉殺之。時韓游瓌將兵衛奉天。約令為變。不從。密書趣之。捕送以聞。又遣將趙升鸞使奉天。宣言車駕當須引避。且為內應。外使遠奚承俊火乾陵。以脅乘輿。渾瑊自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自西門出。懷光遣將孟延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追帝三人自計行。且為叛。不如緩軍。縱怒。不過罷吾將耳。遇糧料使張增使給眾口。由此而東。吾有見糧可食。乃引而東。縱卒大掠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怒之。悉罷其兵。泚始慚。懷光見其下多攜貳。更欲臣之。怒而告絕。益不自安。乃驅兵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留張昕守咸陽。韓游瓌殺昕。以邠州降。戴休顏馳表以聞。乃除懷光太子。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皆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帝欲宥其罪。李晟言。五不可。一河中抵京。

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不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
何以待之二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泚瑊康日知又且
遷徙三兵力未窮忽有反逆四裔聞之謂陛下兵屈四今回紇
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彊示弱以招窺覲五旣解河中
諸道還屯當有賞賚朔方將士復敘勳庸府庫空殫物力不酬
是激其叛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橐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
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之疾以爲後憂帝
未行會收京師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喚守盈持節徵之皆爲
懷光麾下所害帝乃遣渾瑊爲河中節度使討之其朔方軍歲
中廩賜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不得進數爲所劾復以馬燧爲
副元帥與瑊及元光游瓌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進圍
河中瑊自河東降其將尉珪徐庭光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

牛名俊斬其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聽以葬徙妻王氏
澧州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子咸被殺乃賜外孫燕八姓李
名曰承緒爲左衛率府曹參軍以繼其後仍賜錢百萬置田
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氏使就養贖

龐助者初爲糧料判官咸通中南詔盜邊遣武寧兵七百戍桂
州六期不代列校許信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請監軍弓糧鎧
北還不許卽奔庫劫戰械推助爲長勒衆上道次潭州監軍詭
奪其兵助畏誅募舟循江而下益招銀刀故卒爲兵及徐州謀
得前賞五十萬緡衆喜牙健趙武等欲散反誣爲亂斬之觀察
使崔彥曾不能詰懿宗下詔慰安因負罪不敢釋甲復爲二屯
素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咸白退之會府
屬溫庭皓數助擅委戍戍大將私置兵招亡命自分兩營脅去

三將有六可殺彥曾始奮禡轟黃堂選兵三千投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助至劫取之比募助至覘知其謀卽縛僞人張虛幟詭路以襲符離密覺之回屯城南宿州將喬翔戰于睢河大敗攝守焦瑛遁助遂入宿自柙兵馬留後初瑛決汴水絕助北道水未至已渡比密來攻水大至傅城不克助劫運糧艘趨泗州留婦弱守城密覺追之賊伏兵舟中陣于岸上密兵迫蹶盡爲所殲助遂入徐囚彥曾及官屬殺戮等以兵徇下邳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及豐沛蕭滕以張軍勢迎濠泗隱者周重爲上客問計所出教以赦囚徒南據揚北收兗郟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據食敖倉可以持久助無遠畧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詣徐宣慰助郊迎旗鎗矛戟亘三十里犖角動山谷

置酒毬場引道隱囑其衆妄戮平民緝爲賊級令道隱爲表求
節度帝不許卽殘魚臺金鄉礪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
募兵游民多從之詔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
領北面行營羽林將軍戴可師領南面行營并康承訓皆爲招
討使率魏博邢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勛素好
鬼道巫言漢高祖廟夜問兵人馬流汗日往請命又言毬場有
隱龍得之可勝大役徒鑿地不能得僞將李固劉佶攻泗歐宗
丁從實分徇盛壽沂海諸道取和州破沫陽下蔡烏江巢諸縣
揚民大恐悉渡江淮南節度令狐絢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
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與僞將劉行
立王弘立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承訓屯新興賊挑
戰時諸道兵未集退壁宋州助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

高錫望以應助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都梁山降其衆恃勝不戒弘立復襲之士潰溺淮死亡殆盡殺可師傳首徐州更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晏權亦爲賊困不敢戰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承訓方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助籍城中兵止三千貲儲蕩然四出剽劫取男子十五以上皆戎服舒鉏鈞爲兵號霍錐遣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大敗又攻柳子乘風火賊姚周敗提餘卒奔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遂斬劉豐周走宿州守將斬之助懼乃害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信與可立稱助天冊將軍謁于高廟受命拜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以方舉大事不可私其親使拜于廷助坐

受之自將救豐夜潛入城外咸不知出擊魏博軍驚而潰獲其
輜重送徐以夸下助欲乘勝攻承訓諸將以方彘月宜息衆力
農至秋士馬強決可取勝舉直又言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時
承訓方攻臨渙聞之追兵還嚴勒以待助軍皆市人未陣卽奔
相蹈藉死者四萬助釋甲服垢襦收殘衆三千以歸帝恨魏博
軍不勝詔將軍宋威爲西北而招討使約助降者赦之又詔黔
中觀察使秦世謀討賊下昭義鍾離定遠士舉救泗州賊解去
進攻濠州助遣吳廻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斬
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雅諸壁翔又下滕與豐
縣下邳賊將以靳沛降李直奔入徐州賊益蹙以重將張玄稔
守宿州統軍張儒劉景助之列壁相望又遣張行實屯第城承
訓拔之奔入城遂圍宿州行實救助官軍盡銳于此西部虛單

將軍直持宋毫出其不意宿閉自解助喜引而西承訓十遇皆勝遣辨士以威勸玄稔得其帛書約誅助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罷助首已梟矣伏與斬景與儒玄稔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乃詐爲潰軍劫符離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彥會故吏路審中頗有能啓南門內之信等聞之山北門走玄稔追之士崩赴水死遂斬舉直信與直等收叛卒親族悉誅之助聞氣喪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逐北沙陀將朱邪赤心急追至宋州助焚南城爲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三日得助屍斬其子於京師起凡二歲而滅詔擢玄稔右驍衛大將軍審中嵐州刺史鄭畋奏其節貫神明

加授右羽林將軍。武城罷令許鐸。時客於徐。助脅以官。不從。及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死爲瘞。免其子弟。賊平。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緡。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爲鹽家。富于貲。善擊劍。工騎射。稍通書記。言論辯給。喜養亡命。咸通乾符間。仍歲饑。王仙芝起亂。長垣殘曹漢二州勢遂張。妄稱大將軍。移檄諸道官吏。貪吝賦斂繁重。賞罰不平。宰相秘不以聞。其黨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所。在肆掠。巢初募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僖宗使平盧節度宋威副使曹全晟數擊敗之。拜威諸道行營招討使副。以曾元裕給衛兵三千甲騎五百。河南諸鎮皆受節度。初敗仙芝沂州城下。會其亡去。奏以爲死休兵。而還無何。剽掠如故。詔乃復徵退兵士。民怨忿。遂皆思

亂賊乘間趣邾城不十日破入縣執汝州刺史王鐐又殘陽武
圍鄭州蟻聚邳汝間關東州縣皆嬰城閉守賊遂四略蹂郢復
二州官兵來追布費盈路兵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轉入申光破
隋州執刺史崔休據安州分圍舒盧壽光等州時朝政不綱威
老且闇陰與元裕謀曰康承訓曩滅龐勛得罪吾屬雖成功恐
亦不免不如留賊凡躡一舍完軍顧望帝知之代以鴻臚卿李
球威衛上將軍張自勉更拜崔安潛行營都統賊出入斬黃蘄
州刺史裴渥爲上表求官罷兵詔遣中人慰撫拜仙芝左神策
軍押衙巢恨不及已詎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因擊傷
其首仙芝慚衆怒不受命渥與中人奔散賊分其衆令尚君長
入陳蔡巢掠齊魯破郟及沂殺節度使薛崇進由潁蔡保塹呀
山柳彥璋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勒兵入賊

柵衆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度
漢江攻荆南節度使楊知溫嬰城不出縱火焚樓堞有詔代以
高駢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死者什三四知溫走巢不能守轉
攻和州未克進圍洪州破朗岳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復向
浙西擾宣潤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罷安潛復起威及
元裕監以楊復光遣其屬吳彥宏往招諭之仙芝遣蔡溫球楚
彥威尚君長謝罪來降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與復光爭
功互奏仰詔不能明威乃殺君長等仙芝怒攻洪州入其郭元
裕往救敗之黃梅斬仙芝并麾下五萬級傳首京師時巢方圍
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其潰黨歸巢共推爲衝天大將軍建元
王霸署官屬驅河南山南民十餘萬掠淮南會元裕復敗賊於
申州死者萬人乃以元裕代威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巢破考

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兵五千援之巢兵在江西者爲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畏沮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右衛將軍復虔藩鎮兵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駢遣將張濬梁繼攻破之復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開道直趨建州圍福州所過皆沒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故巢兵過崇文館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不焚所俘民給稱儒者皆釋之又求處士周樸得之過令從已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汝巢怒殺樸轉陷桂管寇廣州求爲天平軍節度使宰相鄭畋盧攜異議復丐安南都護田令孜于

琮執不可。祗授告身拜。率府率遂大詣怒。急攻陷廣州嶺南大
震。自號義軍都統。忿當時極弊。宦豎柄朝。垢蠹網紀。宰相大臣
賂遺交構。銓貢失。林品敘。紊亂露表。力詆檄告。將入關。禁刺史
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宰相王鐸督諸將進討。屯于江陵。會賊
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州緇大桴沿湘下。衝永破潭
州。先鋒李係走朗州。殲兵十餘萬。投嶺。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
萬。鐸兵寡。棄城走。劉漢宏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巢據荆南
者。郡人李迢草表。敬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怒而殺之。
欲進躡鐸。會全最與劉巨容伏兵荆門。敗之。巢懼。渡江。東入鄂
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廣明元年。王重霸降。巢退保饒州。再遇疾疫。別部常宏以衆數
萬降。軍鎮解。巢復得計。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漢宏殘衆復

寇宋州掠申光與巢合濟采石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所
過不剽掠惟取丁壯益兵進攻汝州薄東都留守劉允章迎賊
入城里閭晏然上命張承範以璽弩三千守潼關辭曰襄祿山
兵五萬陷東都今賊六十萬大相懸遠恐不足守巢進取陝虢
檄關戍無拒我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十二月齊克讓
與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師大至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克
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救且至勉圖報國士感
泣拒戰尚讓引衆問道趨禁谷入承範惶遽邀以勁弩八百比
至而賊已入關矣明日夾攻關王師大潰博野鳳翔軍爲賊鄉
導僞授尚讓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右副之賊衆皆錦衣被髮
自東都抵京師千里輜重相屬巢乘黃金與衛者繡袍華幘其
黨乘銅輿先後騎士凡數十萬自春明門入升太極殿宮女數

千迎拜稱爲黃王。出舍田令收第。見窮民輒擲金帛與之。初至。妾媵人曰：各安毋恐。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數日後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跣而驅。賊尙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淫亂。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屠宗室侯王。不可貨計。臬齋于太清宮。十日舍舍元殿。僭位國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以弋綈。擊戰鼓以代金石樂。列長劔大刀以爲儀衛。大赦年號金統。停王官三品以上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乃今之日月也。矧爲土金所生。是殆天啓其徒。尊上僞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立妻曹氏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粲楊希古爲左右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儻黃諤尚儒皆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軍容使費全石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

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
摺季遠等爲將軍并游奕使其餘以次封拜勅林言號功臣使
領趨偉五百人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其
下多不肯從名王官不至命大索里閭殺豆盧瑑崔沈于琮劉
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百餘人將作監鄭綦庫部郎鄭係舉族
自縊發攜棺戮其屍遣朱溫攻陷鄧州執刺史趙戒以扼荆襄
林言尚讓寇鳳翔爲宋文通所破不得前是時上次典元促諸
道兵收京師拜鄭畋爲都統程宗楚副之唐弘夫行軍司馬畋
檄名天下兵中和二年二月與邠寧朱玫河中王重榮易定王
處存邠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皆移壁近郊弘夫拔咸陽以
棧渡渭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巢聞竊出至石井傳言賊已走邠
溼軍從宗楚進延秋門都人歡迎皆解甲弛備處存以白幘誌

其卒競掠子女財貨賊乘機遣孟楷掩擊軍士負重不能走咸
敗執殺弘夫巢復入京怒殺迎王師民八萬血流於路謂之洗
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與重榮并力克之敗
將竇孜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數月朱溫尚讓涉渭敗
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僞授詳華州刺史溫
同州刺史時賊勢漸蹙號令所行惟此二州賊破陳敬瑄兵走
南山固齊克儉於典平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
亡尚讓怒殺吏剔目懸之誅門關卒數千百司逃匿無復在者
朝廷更命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令以山南劔南軍營靈威祠
宗楚營京西攻與李昌言營典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
滄荆南軍合周岌營武功史孝章合思恭營渭橋獨王敬武後
至鐸遣張濟促之六月讓寇河中溫掠丹延南都復攻四關敗

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
君暉大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攻鳳翔昌言敗於澇水又遣彊
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帝遣思恭京畿四而
都統敕朱攻軍馬鬼朱溫來降重榮厚遇之詳亦獻欵賊覺之
斬於赤水代以黃思勳十月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禽銳賊李
公廸破堡三十華卒逐思勳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
正月名李克用至河中其弟克修先渡河嘗賊軍皆衣黑賊望
見驚曰蹠軍至矣當避其鋒凡引沙陀兵四萬自嵐石出夏陽
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院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
巢命王璠林言居左趙璋尚讓居右領衆十萬與王師大戰梁
田陂賊敗俘執數萬僞酋三十里敘爲京觀璠與揆走華州克
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巢數戰不利軍食竭陰爲遁謀發兵

三萬搃藍田道使尚讓授華州克川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四月克川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涓橋三戰三捷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克川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門入昇陽殿集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費於道諸軍爭取不追賊復得整軍去東略鄧許蓋洛入徐兗數十州時遇大饑民俘數千人以食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克川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朱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如之獲鎧仗馬羊無算又敗黃思鄴於西華乘夜而遁巢大恐居三日亦棄壁走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谷皆溢賊壘盡壞全忠進屯尉氏無何還汴賊復取之攻中牟兵半渡水克川擊

之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又追敗之。還營鄭州。涉汴北走。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灑河急擊。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驍賊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寇。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軍。晝夜馳糧。盡乃還。巢衆僅千。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取。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兄存弟鄴。揆欽乘萬通。思厚及其妻子。而太原博野軍復殺言。與巢首俱送。時溥獻于行。在。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

山中擊殺之禍始滅

秦宗權上蔡人爲許州牙將巢涉淮詔天下兵悉屯潁水禁賊北走陳許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時徐兵三千道許能節之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潁水還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菽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巢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拜爲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送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連殘有吞噬四海之意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陷襄州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淝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所至殘剝屠老孺焚屋廬城府鞠爲草萊兵出未嘗轉樞悉載鹽尸以從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西極關輔東薄青齊南緣荆郢北亘衛

皆皆駭伏至千里無舍煙惟陳汴僅自完保僖宗假朱全忠都統以討之好書約和秦賢略宋及曹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俄引兵濟汴燔劫靡遺全忠怒斬調而還罵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全忠尚未及出晏弘已破進攻鄭州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浸汴西北三鄆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橋盧瑋屯萬勝夾汴而柵為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瑋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兗鄆朱瑾與瑄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于郊陰啓北門擊其壘士譁噪趨中營兗鄆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各諸鎮兵分為五軍會上蔡宗權亟召孫儒不應壁于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之遂圍

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其出戰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
下全忠遣大將胡元琮圍之已身還汴宗權聞許無備復襲取
之執元琮引兵還為愛將中叢所囚拆其一足以待命全忠署
叢節度留後叢中悔盡誅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語曰
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宗權曰英雄不兩
立天亡僕以資公也營然無懼色乃以檻車送京師昭宗御延
喜樓受俘餉于兩市呼曰宗權豈反者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
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其叛凡六年

高駢字千里崇文孫家世禁衛父承明神策虞候駢幼修飾頗
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好談治道人稱譽之初為朱叔明行軍
司馬有二鵬並飛視曰貴當中一發貫之衆驚號落鵬侍御後
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戍長武數用奇殺復甚多

懿宗嘉之擢刺秦州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衆
萬餘咸通中拜安南都護破南詔蠻收獲贖軍俄又拔安南斬
蠻酋遷降附諸洞二萬傳首京師帝御宣政殿羣臣皆賀進檢
校刑部尚書建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
使始築安南城轉漕廣州江路梗險多巨石募工劊治仍鑿陸
路五使者往來置兵護送其徑赤石者相傳馬援所不能治有
雷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曰天威道加檢校右僕射轉天平軍
節度使其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薦潯自代僖宗從之
卽其軍加平章事交州節度使南詔寇嶺州掠成都徙駢劔南
西川乘傳請軍及劔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蠻方攻雅州壁廬
山間駢至亟解去移檄驛信遣質入朝約不敢寇駢素厚於自
奉時雖經蠻亂府庫方實駢遽罷突將月廩焚錢又減團練軍

衣廩以自養戰士失望突將亂大燕入府駢匿而免監軍懼講解之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悉還其衣廩已乃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數百人殲其族令隨從以來將士嚴兵府中自衛蜀土惡府城歲壞易以塼甃悉平負城丘陵以便農桑訖功策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鎮荆南黃巢起又移鎮海軍節度使有梁繼者本昭義戍兵表謀麾下遣與將張濬分兵討擊降巢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數十人巢走廣南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兼鹽鐵轉運等使詔駢兼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繕完揚州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傳檄天下共討黃巢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故從宰相議不許巢天平節度廣明初濬屯大雲倉詐降巢不意其

襲遂破之巢引殘黨壁于上饒會大疫濬復進擊巢懼以金啗
濬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使時昭義武寧義武
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奏賊已破請悉班師巢謂知兵罷
乃絕降請戰擊濬殺之乘勝渡江攻天長師鐸諫曰朝廷倚公
制賊宜據要津以圖撲滅若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下令將出
師嬖將呂川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已極賊未殄且有口
語若賊平挾震主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駢
納其計詐稱有疾嚴兵保境巢據滁和乃求援陳許巢衆十五
萬逼廣陵曹全晟兵五千戰不利壁潤州以待長駢終不出賊
北趨河洛帝屢遣使督促俄而兩京陷翁冀立功眷寄未衰詔
許聖敕授有功將吏自監察御史至常侍等官尋進檢校太尉
東面都統京西北神策諸道兵馬等使會有二雉雉署寢占曰

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凡百日託以浙西節度周寶與劉漢宏將爲不利仍還帝知駢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爲都統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詆上書不恭謾言詆鐸敗軍之將有如撓敗詒千古笑又引更始子嬰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飾其姦倨然無所畏將脅帝幸江淮冀復故權會賊平駢聞縮氣部下多叛去乃篤意求神倦以軍事屬用之川之故都人世商廣陵得諸賈之歡因姦亡命九華山事左道牛弘微得役鬼術始詣親將俞公楚因得見駢稍補幕府右職具知閩里利病吏治得失廣持金帛結左右爲朋黨刺知勳息日爲妄誕以動駢所薦狂人諸葛股張守一爲長年方並署牙將給以上帝謂公機事勞廢使神人來備羽翼明日殿以

揭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又過用之有大賈
居第華壯殿求不得誣以第中有妖當築壇禳卻駢敕吏驅徙
殿入居之又造迎仙等樓高八十尺飾以金彩車環侍女羽衣
度曲以佞釣天醮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妄稱與僊真遇叱咤
風雨望空拈拜語言鄙褻左右竊議輒殺之人莫敢忤嘗納齋
勝貽求鹽城監僞言城有寶劍須勝取之數月獻劍匕首給以
北帝所佩符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之持以坐起又刻青石手
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機上駢得之大喜廷中
爲竊設機關觸人飛動使駢羽服乘之作仙去狀又言仙人
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屏將吏不
得見見者先遣薰濯被除解穢少選引去自是內外無能撻其
姦者惟梁纘屢爲言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還於昭義獨任用之

淫刑重賦人人思亂因罷罷吏百餘號察子民以私閭隱語誅者無數道路拊口置左右鎮邪軍二萬與守一分領每出入賜御千人建大第樓高百尺託以占星實窺城中變者左右姬侍百餘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不聽姚歸禮謀殺亦弗克因譖穢之駢從子濶密疏其罪謂用之不除高氏且無種駢怒出署舒州刺史用之旋構逐漢殺之嗣襄王熲亂駢上書勸進假以中書令都統轉運如故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復授用之嶺南節度使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任鄭杞董雋吳邁爲腹心逼駢親信皆使附已政事未常關決駢內悔欲收其權用之與杞僅謀請駢齎於其第密益之給爲昇天事不克多殺宿將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

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翽奔告駢命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故以善騎射稱駢寵待絕等用之厚煖以利欲其諧附不肯師鐸有妾美用之徂其出而私之師鐸忿且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劔陰以爲援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戍其母審適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投書神劔欲因此行圖君君其備之諸將請殺神劔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又常慎用之用事以謀告之蔑不濟矣衆然之潛師夜出漢璋出迎師鐸諗以計大喜帥兵至高郵見神劔詰其變神劔嘆曰語曰大夫計何晚彼一妖人志圖淮海一日得志吾能北面事之耶吾前未量君意故不敢出口今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移檄

州縣以誅用之殷守一爲名神劔以高郵兵諸校倪詳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真主騎趙簡王徒王朗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劔中悔繆曰恐城堅糧乏請按軍高郵爲聲援而督餉道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四月傳城而營用之分兵督戰許以厚賞士頗用命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初尚未知間黨甚左右以告切責用之吾任君心腹誤我如此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賫書諭使罷兵用之令其黨許拔奉書往師鐸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何庸若來仰斬之復召大將古鈔賫其母書并子出諭師鐸遣還爲質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乃還屯會彥遣秦稠率兵合攻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師鐸得入守將張全遁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左鏢邪兵復斷其後

用之懼出奔淮口漢璋擊之乃走天長駢召梁纘謝曰不用子計及此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迺明師鐸縱火大掠駢命徹備改服須師鐸入見延和閣待之如賓卽署節度副使去丞相之號漢璋神劔相次署職秦稠封府庫以待駢愛將申及泣請駢乘夜以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少遲及將不得待公駢懼怯不能用及乃去師鐸囚駢外第以兵守之誅用之支黨數十擒諸葛殷百姓交投瓦礫擊死須臾成冢碩雲猶冀復用併除之使孫約迎秦彥彥本名立徐州人初爲盜繫獄且死夢神諱曰秦彥從我去寤而視械已破因得亡命卽名彥始聚徒百殺下邳令取其貲歸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襲宣歙觀察竇滿而代之駢自乾符以來不供貢獻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工巧至是悉爲稠麾下所略神劔求賂於師鐸辭以彥

未至神劔怒與別將高霸攻之彥入揚州自稱節度使以師鐸
爲行軍司馬令居川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川之初
爲詐書召兵廬州楊行密以萬人次天長與神劔等連和自江
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使稠往攻大敗死之
復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而去乃引兵三
萬陣城下使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
朗以騎爲左右翼樵蘇道絕食且乏行密以計僞委輜重恣諸
軍奔取伏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屍十里玄真戰死師鐸奔還
皖沮不出命左右陳賞等曳駢延下數以負天子恩陷人塗炭
斬之行密舉軍縞素臨而祭用之縗服三日彥遣漢璋擊神劔
破之奔于高郵行密以城尚堅議解去會守兵厭苦皆遺王朗
賂而殞行密遂入罪梁繼不死高氏殺之韓問赴井死居民瘞

愷不忍加兵斥餘糧救之宗權使儒引兵來爭彥與師鐸在東塘復謀合兵還攻行密會儒食乏據高郵神劔奔還行密疑有謀繫殺之始用之詐行密曰廡下有糞金五千斤行密掘之但得銅人三尺刻駢名於背蓋用蠱朕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守一斬之妻子皆死儒攻城未得志慮彥等有異謀稍并其兵宏度不免誣告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質彥反駢罪斬之次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寇君何多責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劔瞑目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亦死身首糜散儒乃使宏主騎兵厚賞賜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人民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朱攻邠州人少村武爲本州通塞鎮將黃巢盜長安授王玫僞

邠寧節度攻事之陽爲哀兵乘間斬攻來歸以留後讓李重古
自爲節度副使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因襲賊賊開遠門槍洞
咽不死論功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
屯興平號定國崇敗于滂上走歸鎮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
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平章事封吳興
縣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攻合郿延靈夏軍三萬保沙
苑重榮上疏乞誅攻令孜既戰攻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
幸鳳翔避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進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遘
惡令孜弄權再亂京國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令亟名攻迎
車駕攻與李昌符亦耻爲令孜用且憚弄蒲兵強亟引步騎趨
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攻自以奉命迎駕追之不
及惟嗣襄王熿有疾獨留逾塗驛乃說避曰李氏孫尚多宜改

圖以利社稷。遂以廢立重事。不敢當。乃與昌符共謀立熒。卽天子位。攻自號大丞相。專決萬機。鄭昌圖平章事。推恩藩鎮。以悅其心。昌符自以同謀。不得專權。乃以其事上聞。自歸天子。楊復光傳檄關中。購得攻者。賞以本鎮節鉞。及王行瑜兵敗。與將士謀曰。今敗歸。必以無功見殺。若漸攻與北軍共迎天子。反取富貴。衆曰。諾。卽勒兵稱受密詔。由鳳州倍道趨長安。攻居孔緯第。方據案署事。聞兵入。趣召行瑜。叱以檀歸。將謀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節度使耳。攻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大亂。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剝。斃死者屍相藉。傳首興元。帝受之所厚宦者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爲列校。討黃巢有功。熒僭位。授天平軍節度使。令率邠寧河西兵五萬屯鳳州。扼大散關。保鑿

都將李鋌陳佩扈駕都將李茂貞等敗之於大唐峯還殺攻歸
歎卽命代爲邠寧節度使憑恃兵權跋扈自肆景福元年遂借
五鎮請同討楊守亮欲假茂貞招討不許因擅興軍擊取興元
茂貞拒單王殺宰相杜讓能行瑜參有力焉得賜鐵券求爲尚
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心懷怨望上重李谿文
學復命爲相崔昭緯私告以谿爲昭度所薦二人相與榮感聖
聽行瑜表請黜之又與茂貞韓建共求王珙襲任不許及請所
近邠陽鎮以自封殖朝廷却以禁軍所屯因與岐華三鎮率兵
同犯闕下旣乃留弟行約宿衛而還宗正卿李潛盛陳其忠必
將海邊至乾亨二年李克用悉兵渡河問罪其弟行實爲同州
刺史巢都奔長安稱同華俱已沒請車駕速幸邠州行瑜屯梨
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行瑜母并子家屬二百餘人俘以

大校獻于朝帝下詔削奪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克川
夜發精騎擾其饗道破走之乃歸邠州嬰城固守晉軍環其城
計窮厚賂求降登城哀告曰我無罪昨岐人殺大臣者天子行
實止宿衛而已豈可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願得束身歸
朝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二賊其一乃公如
果歸國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耶行瑜度不免往奔慶州中路
爲麾下所殺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怒涪放死嶺南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成鳳翔爲隊
長從鄭汝破黃巢有功遷軍校僖宗山居興元爲扈蹕都頭以
敗王行瑜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今姓名隨駕東歸至鳳翔節度
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上
遣茂貞追殺之卽轉鳳翔尹兼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加封隴

西郡王自此地大兵強漸不可制欲爭東川未許上嘗請討楊復恭因乞爲山南招討昭宗初以爲難乃擢發兵與內外大臣書詞語詬訾上心不能容牛徵勅上乃允改領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復割果閬二州隸之而以徐彥若領鳳翔茂貞不欲離鎮上表自陳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帝怒其不遜以問宰相杜讓能引晁錯爲戒謂鳳翔切近易以自危難於後悔帝曰吾不能屏屏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討之令下人情大恐上意益堅命覃王嗣周領兵戰于蓋屋兵潰遂犯京師屯于三橋上爲殺兩樞密以謝茂貞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不退請設讓能上思其前言泣下沾襟不得已從之方始罷兵明年來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時兼有山南梁洋興鳳岐隴秦涇原

等十五郡兵甲雄盛陵弱王室頗規問鼎之志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畏李克用舉兵留養子繼鵬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等劫上出奔京師大亂駕幸石門茂貞以兵至鄆縣斬繼鵬自贖克用還軍渭北請擊茂貞上以晉遠而鳳翔近冀其緩急可恃欲庇之詔稱殺子自贖乃令罷兵克用嘆曰不誅茂貞憂未已也上自石門還募兵萬餘自衛茂貞以爲無故討已勅兵入覲及是三犯京師上復幸華州遣宰相孫偃以兵致討韓建復爲之請乃已仍加尚書令封岐王克用聞之嘆曰曩從余言豈有今日及崔胤謀誅宦官韓全誨等思倚其強以爲外援再遣子繼筠以兵宿衛京師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復劫幸鳳翔梁合四鎮兵十餘萬圍之每戰輒敗閉壁踰年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天子自設小磨使官人屑

豆麥有父甘食其子者城中人遮訴欲求生路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窮迫遣全忠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且變生倉卒故迎天子至此公又未至懼他盜憑陵公旣志輔社稷僕願以微賦從全忠許諾乃斬全誨等命姚垣等岐汴通和茂貞開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龍顏賜以御巾箱寶器然後罷梁旣篡諸侯皆稱帝獨鳳翔困敝川度不足稅及油薪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妻稱皇后鳴梢羽扇出入擬天子而已所併凡二十軍州後興元蔡鳳階成咸入于蜀邠寧鄜坊入于梁存祗七州莊宗已破梁所上牋猶以父行自處及聞入洛始上表稱臣遣子從驥入朝禮以先朝耆老改王泰詔書不名同光二年疾卒年六十九從驥嗣鳳翔節度使爲人性柔善攻書齒初拜彰義軍從伐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遣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柴

重厚拒而不納東至華州聞莊宗遇難乃西歸明宗遣人誅重厚上書願代其過士議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廢帝時鳳翔人以遺愛請復以爲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少習農長爲蔡州軍校初從楊復光破黃巢復光死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拜金吾衛將軍駕還長安擢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使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素不知書而性蠶悟使人各題名物以視久乃漸勉文字暇則課學書史見玉篇喜曰吾以鄉求之何所不得由是旁勉音韻聲偶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好文學能撫緝兵民與荆南成汭齊名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舍山遁歸未幾求所近良原鎮以禁兵不許兵犯京師昭宗責問此行何名行瑜

茂貞惶恐戰汗不能對。獨建前自陳述，遂殺宰相，昭度、李瑛而去。晉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于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我是以討。」建無以應。已而復與晉和。乾寧三年，昭宗將奔太原，建遣子從允請幸其鎮。朝於富平，泣曰：「藩臣偏強，非止茂貞，雖太原亦不宜幸。」臣兵力雖微，足以自固。陛下若遠去，陵廟寧不痛心？輕捨金湯，又非良算。乘輿度河，必難再復。上亦泣下曰：「朕以難奈，茂貞忿不思難。」卿言是也。遂幸華州，封建許國公。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爲衛，以諸王爲將。建與李巨川謀盡去之，累表不報。值上登齊雲樓，北顧思歸，作菩薩蠻三章，有云：「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諸王屬和建心，不悅。遣人誣告諸王謀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名建而審稱疾不出。

遣諸王詣建自辯陽爲不知因奏舊制諸王居十六宅不合典
兵其殿後捧日扈蹕等軍皆坊市無賴之徒不堪侍衛俱乞散
罷以悅衆心上意難之建乃率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上大
懼遽詔斬筠悉散諸兵幽諸王於別院上心益悔幸華遣廷王
戒丕使晉欲謀興復建與中尉劉季述誣爲謀反以兵圍十六
宅諸王登屋叫呼皆見殺昭宗無如之何反爲立德政碑以慰
安之建已殺諸王謀營南莊起樓閣欲邀車駕遊幸因以廢之
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罵曰汝陳許間一田夫因遭時亂至此
欲以兩川百里之地輒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
因泣下獻歎已而岐梁皆發兵迎天子建恐懼乃止光化元年
昭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梁兵嚮長安遣張存敬
攻同州判官司馬鄴以城降梁王使鄴召建懼亦降責以不臣

歸過幕府李巨川從遷至洛上舉酒屬梁王與建曰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蹠王足陽醉去建出謂曰帝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恐公不免王乃謀弑何后表建平盧軍節度使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咸優容之郊禮行復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以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巨川字下巳宰相逢吉從孫進士循子遭亂以刀筆起家辟王重榮河中掌書記文思敏速軍書奏請遠近酬報堆案盈几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後重榮被害貶漢中掾楊守亮素知其名居記室復同被執械繫在途題詩樹葉以遺建詞情哀切建愀然解縛復任掌書記貢謀不臣之事奏爲判官說建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有所不足使天下咸預供餉作爲檄詞陳敘時艱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遷京授諫

議大夫仍留佐建建降使送欵於梁既至指陳利害并禍福甚
悉梁王聞其所陳心切惡之敬翔慮奪已權因言李諫議文章
信美奈何不私主人遂遇害